

山神谷

梦 非◎著



万物通灵的羌地圣山雪隆包下

一条神秘的大峡谷穿越在人神巫蛊间

释比、木心们的爱恨故事昙花不败,惊心动魄.....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山神谷

梦 非◎著



万物通灵的羌地圣山雪隆包下

一条

释比、木

魄.....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神谷 / 梦非著. --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 - 7 - 5108 - 6627 - 2

I. ①山… II. ①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8660 号

山神谷

作 者 梦非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9.5

字 数 299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08 - 6627 - 2

定 价 58.00 元

前 言

《山神谷》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扶持的一部重点作品。故事以羌族地区的圣山雪隆包下的一条神秘峡谷——山神谷发生的传说与现实故事为题材,以羌族宗教信仰中的“原始崇拜”,相信“万物有灵”,“人是有灵魂的”和羌族历史文化宗教传承人释比传奇等为文化背景,通过朝圣雪隆包的木心及相关人士的经历为线索,讲述的一个久远而意味深长的故事。

作品近30万字,通过对释比法事、羌区民俗风情、战争、自然灾害等的叙述,构成了完整故事。文笔采用轻松自然和诗意的叙述方式,同时体现出了羌文化中亲近自然、注重环保的核心价值观。

现在,我就将这些埋藏了一个世纪的故事讲述给你们,它比虚幻真实,比真实遥远。

——引言

一

花开过后，夏日的山谷青翠得更为纯粹了，木心从木板门中走出，看见阳光射在山峰上，黛青色的树，呈现一片亮色，阳光之外的树丛一片深暗，两者之间，就有了一条太阳划出的线。

线不断下移，将山下的所有树木、草都纳入光亮时，他走进了白亮的光线之中，沿着寨子中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巷道，走向了青草笼罩的山路。

草很茂盛，叶尖挂着晶莹的露珠，走不远，就打湿了脚上的一双草鞋，“天晴也这么大的露水。”木心恨恨地抱怨了一句，想到“山中不下雨，晴天仍有大露水”的谚语，心里又释然了许多，只管一心一意走在通往寨子斜对面一片火地的羊肠路上。

“木心，要去哪里？”

木心一惊，背上被横空出世的喊声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立即向右转过头一看，见是老释比正坐在一块平地的石头上，口里叼着一根长尺许的兰花烟斗，半眯着眼睛看着他，布满桦树皮般浅显皱纹的脸，被淡青的烟雾朦胧着，神秘得像山中的云。他立即严肃起来，用带着尊敬的口吻恭敬地回答说：“到火地去看牛。”并在他“哦”的尾音中，快速地转到了一道弯的后面。

火地离寨子有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，躺在阴山上的树林中间，看上去如绿色的地毯，牛就放在草甸中，有十来头。

牛群是部族人共有的，由族长家管理，而放牛则是寨子里最惬意的事情，不是谁都可以放的，想放牧一群牛或者羊得有良好的机会，木心能享受这种待遇也实属运气。那天，木心刚从茂州城赶骡子回家，族长就上门说：“春枝要生孩子了，牛暂时无人管，也没有合适的人，你正好回来，就由你顶替一下她，看行不行？”

木心毫不犹豫地说了：“当然行。”

第二天，木心便将牛从圈中赶出，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吃睡在火地上，他则每天都只需去看看它们，闲暇时捉一些牛蚊子做风筝玩耍。

这一年，木心十六岁，他因出生在一棵树的洞里而得名。当时，他娘正

在山中摘野菜，至午后，天空突然布满乌云，天地一片暗淡，几声炸雷过后，雨密集地下了起来。她见状，立即钻进身边一棵千年老松的树心，刚坐下，肚子却痛了起来，只感到腹中下坠，知道要生了，索性褪下裤子，站在树中张开腿一用力，木心便掉在了豹子铺垫的干草上，并用响亮的声音终止了雷鸣电闪。后来，老释比说：“他在树心里出生，就叫木心吧！”

走进火地的时候，牛正或卧或躺地吃草。许多条毛毛路纵横交错地散布在草丛中，像棋盘上的线。

木心走在一条连接一头大黄牛的“线”上，蒿草隐没了脚弯，散发着潮热的味道，花透出淡香，牛正卧着，金黄色的毛闪耀着平和的光芒，眼睛望着对面的山，嘴咀嚼着，正反刍吃了一个早晨的草。一只硕大的牛蚊子停在背上，将绣花针一样的嘴插入它的皮毛，十分享受地吸着血。木心悄无声息地靠近，牛好似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淡定如常，木心用手掌形成一苗箕状，快速反扣下去，牛蚊子就在手心里嗡嗡地乱窜了。

木心用另一只手捉它出来，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半截竹筒里，坐在一棵孤傲的白桦树下，找一棵空心草，将一截在中间插了细小针条的草节准备好，又把一枝草茎折叠，夹住牛蚊子细长的尾部插入草节，然后再将小针条插入较长的空心草里，手一放，牛蚊子就开始转着圈，嗡嗡地飞转了起来。

有了玩具，一天的日子开始有趣起来，山野很寂静，除偶尔从远处传来的山歌声，就只有三两声鸟语划过云朵飘遥的天空了。木心漫步于花草丛中，见牛很听话，就躲进火地边的白桦林里，躺下来，头枕在一截朽木上，把玩着牛蚊子，让它不停地飞，直到睡意渐起，才把它插在旁边的一块树疙瘩上，呼吸着一地清香入睡了。

随后，木心感到走在一座山峰上，沿着像华山苍龙岭一样的峰脊，爬到了最高峰。峰顶是一块平台，长满茂盛的树，树木上挂着许多藤条，两边是悬崖峭壁，深不见底的地方是蓝得像墨的海，幽深得让人害怕。

他站在树荫里，担心着如何才能下去，突然半棵老松树上现出了一张怪异的脸，说：“终于修成了。”许多尖细的声音也说：“修成了，修成了！”不知不觉间，木心已被声音包围，树木和藤子都在说话，并隐约知道了它们是因千年前的一个猎人在台地上受了伤，血散在枝叶上，受日月精华后成的精，今天活泛起来是因为山神已上天去汇报工作。

这让他吓得不轻，听说山中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灵魂的，树精或者藤精不害人，但会把人戏弄得很惨，正想开溜，藤精们已拉住他说：“在一起玩耍一会儿。”说话间，一根金银花藤已变为秀美的女子，奇长的手将他缠得透不过气，嘴里伸出的舌头像花一样，呈立体形，瓣膜五颜六色，舌尖则如花蕊，舔他的脸时惊心动魄。随后，他用力一挣，醒了，见一头温顺的牛正舔他因出汗而含盐的脸。

木心立即坐起来，见太阳已将余光打在对面的山上，把温婉了许多的光线向上移动着，牛已回到林中，围绕一塘积水半卧着休闲。他让已累得半死、耷拉着的牛蚊子自生自灭，沿山路小跑着向山下的寨子奔去，在半山腰一个叫柏香树的地方，又看见上午上山时吓他一跳的老释比正在砍柏枝，立即刹住脚打招呼说：“高头爷，又要做法事了？”

老释比说：“山神谷又有事了，还不快点回去，太阳落山后不要走远路。”

老释比所说的山神谷是木心生活的地方,位于岷山深处,两座峭峰对峙而起,入口很狭窄,沿着和岷江河几乎垂直的一条峡谷入口向西,走十多公里,两边的山各自向外呈弧形凹去,地势也相对平缓起来。在山的怀抱中,一块风景如画的谷地便藏在了高山流水间,因传说自远古以来就是山神的居所,人们都叫它山神谷。

谷地十分深远,尽头矗立着高高在上的万年雪山——雪隆包,寨子则建在溪旁的一处坡地上,上百户石头房子依山而起,错落着向上分布,鳞次栉比,在青翠中呈现着一片深灰色。老释比叫木比,是能和鬼神沟通的人,具有超自然的能力,和他的身世一样神奇,因居住在寨子最高处的碉楼里,山神谷的人都叫他“高头爷”。

木心一听他说又要出事,又说太阳落山后最好不要出远门,立即头皮子发麻,飞一样地冲进了寨子。

到了寨中,他沿通向各家各户的石巷子急走,遇见的人却不像自己一样慌张,但都在议论着什么奇怪的事情。他迷惑地乱转着,在家门口遇见了猎人草生,便问:“要出啥子事了?”草生凶巴巴地说:“又养尸了!”

原来,山神谷是一片风水宝地,能养人,也会养鬼,如果恰好占住了地气,再吸收日月精华,人便会以另一种方式活过来,在太阳落山和鸡叫之间的时间里出来活动,如果成了精,还会祸害一方。

这让木心想起了以前发生过的类似的事。

事情发生在很多年前,被养尸的人叫黄花姐,住在寨子西边,那座石屋至今仍孤零零地立着。她在一年冬天从山外的浮云谷嫁过来,在一个春节回娘家时已怀了身孕,返回途中经过飞水岩时,被一块落下的石头砸中了头,被她做牧羊人的丈夫背回家后人已凉了,便在大家的帮助下埋在了溪涧对面的一块缓坡上。

问题就出现在突发的事故只能进行紧急处理上,下葬时,那牧羊人没有按规矩请老释比算日子,也没有按“凶死的人必须火化”的习俗进行焚烧,

牧羊人说她已有身孕,大家也就默许了他那样做。过了不久,寨子便开始不清静起来,有些人家丢了鸡,找来找去只在黄花姐的坟前发现了一些鸡毛,每到夜晚,狗又总是发疯一样地叫。

紧张的气氛日渐弥漫。一天,住在溪边小磨坊的一个老头突然在夜晚举着火把,惊慌失措地向老释比家跑去。狗也狂吠起来,许多人在被惊醒后不知发生了什么,抖擞着手点燃插在墙壁上的松光后,却窝在床上不敢动弹。

“不得了,不得了了……”守磨人语不成调,站在老释比家门前,套在麻秆一样的腿杆上的阴丹布裤子,“唰唰唰”地抖动得像竹筛中的麦子。

“进来说,快进来说!”老释比边说边拉着他的一只手,将他牵到火塘边的一张板凳前,又说:“坐下吧。”随即给他倒了杯水,将兰花烟点燃递到他的手中。

过了好一会儿,守磨人才平静下来:“遇到怪事了!”

老释比问:“啥子事哟?”

他说:“我摸到她了。”

老释比听后一惊,问:“谁?”

他说:“黄花姐!”

老释比又暗自一惊,说:“说来听听,不要紧。”

守磨人便叙述说,黄昏的时候,狗娃家磨完了面,背着面粉走后,他将磨坊的水闸放下,回到房中吃晚饭,因刚好猎人草生送来了一只岩羊腿,就做成下酒菜,喝了些老酒。天黑后他和往常一样睡在木床上,却感到有些异常,好似总有人窸窸窣窣地走来走去,但脚步很轻,像风走过车前草一样,也没有管它,心想可能是野猫在寻找食物吧。

“接下来就不那么简单了!”他说,隐约有一个女人逗小孩的声音传来,而且就在门外,声音时高时低地隐约在流水声里。他从床上起来,悄悄走到大门后,从门柱旁边的木锁孔里望去,见是黄花姐靠在门外的石墙上,怀里抱着一个孩子,因怀疑是眼花看错了,就伸手朝她的头上一摸,感觉软软的,像一团棉花。

“想到她被石头打烂了脑壳,填塞上棉花才下的葬后,魂都掉了。”他最后说:“我拿着火把就跑到你这里来了。”

“哦，确实有点严重，还生下了小孩，我所知道的类似事件中，还真是头一回呢！你也不要回去了，今晚就住在我这里，明天一起去看看！”老释比说完，便转身走回里屋，隐设在灯光后的背影，和供奉在神龛上的祖师爷阿巴木拉一样神秘。

第二天，老释比和守磨人一起沿着小路去检查黄花姐的坟，他们走过搭在溪沟上的木桥，又踏着青草向上走。其时，草间的野花一片芬芳，树上的画眉鸟在婉转地歌唱，太阳已从山峰升起，一切都和平常没有两样，站在坟地前的一块石包上望去，寨子沐浴在晨光中，炊烟冉冉升起，宁静而祥和。他们四处查看，见周围的毛草中有一条如大蛇滑过的痕迹，觉得不对，又在坟墓旁边一丛黄刺遮掩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通向地下的洞，而且洞壁十分光滑，看样子已被使用了很久。

“已很严重了，得采取办法在她还未成精时中止这件事。”老释比说话时像自言自语，边说边转身向寨子走去，守磨人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，显得很惊恐，不时转过头向后望，怕有人撵来似的。

中止养尸的奇事在六月初六的正午进行。那天是进伏天的日子，寨子中有“六月六晒衣服”的习惯，尤其在正午时分，人间的阳气最重。老释比做了精心准备后，带上十多个胆子大的小伙子和一位全寨子心眼最好的妇女，背着干柴、桐油、纸钱、酒、锄头等物，一路蜿蜒走进了坟地。其他寨人则待在家里，战战兢兢地大门都不敢出。

老释比让大家将柴火架好，拧开桐油桶盖，他戴着猴皮帽子，手握法杖，念念有词，手书了一道像用甲骨文组成的符，然后盖上法印，将一束白香吞进口中，让自己进入痴迷状态，用咒语请来了和场景相关的神，念诵着驱鬼降妖的《下坛经》，氛围紧张得连出气的声音都能听见。等时辰到后，老释比才大喊一声说：“呸，开挖。”

众人随即一拥而上，挥锄使刀，将坟墓扒开，见棺材紧闭，就用力一抬，棺材盖便被扔到了旁边。他们低头一看，又轰地一下在惊叫声中跑散到了四周。老释比一见，赶紧趋步向前，只望了眼，便回头大喊：“哟妈，快！”那女人一听，赶到棺材前看到一个小男孩光着身子，正爬在黄花姐胸口上玩耍，而她则面色红润，像生前的样子，娇柔的面容和身材依旧散发着美丽的气息。她随即把一张准备好的大红小棉被盖在孩子身上一裹，抱起来就向

寨子跑去。

老释比却继续念着咒语，见孩子已抱走，便将一道咒符贴在黄花姐脸上，让人盖上棺盖，用桐油密封起来，又在棺木上贴上咒符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随后，大家沉下气来，将棺材抬出架在柴火上，点燃进行焚烧。黑色的浓烟随即升起来，翻滚着冲向天空，黑烟里的橘红色火焰亲吻着棺木，到下午传出了几声叫喊后，一切才归于寂静。人们又七手八脚地将骨灰装入一个土罐子，由老释比作了一番法事，在罐子上贴了符后，才抱到另一个地方，埋入了地下。

那孩子被抱回寨里，见和正常小孩一样，就交给了他的父亲牧羊人，由好心的女人杓妈帮助抚养。老释比说：“他生在坟墓中，就取名阴生吧。”于是，寨子中的阴生就成了大家谈论最多，又让人生畏的人，他后来成了技艺精湛又能用邪术整人冤枉的木匠。

想到这事，木心更加害怕，就一伸一缩地挨到老释比家，见他正在整理砍回来的柏香，小心地问：“高头爷爷，是不是又养尸了？”

“不是，小娃娃不要乱说，是要收魂。”老释比说完，又埋头整理手中的柏香了。

“收魂也不是小事。”木心嘀咕一句，转身走向了斜下方的家。

三

木心家住在寨子东头的一块岩台上,下方是几十米高的峭壁,上方是呈阶梯状的岩台,房子依岩壁而建,层层向上,木心家在最下边,朝上走一小段路,住着猎人草生一家。

见饭还未做好,木心就在灶门前的木凳上坐下来,边想心事边烧火。灶膛里的火被新添加的杨柳柴所鼓励,熊熊地燃烧着,火舌从灶口伸出,舔着灶门边挂的铜茶壶,把木心的脸映得红红的,像熟透的苹果。他的母亲站在灶后,将一块揉好的面团放在左手掌,右手将它一块块揪出,捏薄丢进锅里。完毕后,她又将一碗酸菜倒进去,放上盐,剁碎一把辣椒,说:“吃得了。”喊了两声,见他仍毫无反应,又嘀咕了一句:“走什么神。”

木心以善于思索和好奇而颇有名声,有时为想一个问题还会灵魂出窍,入定一般待很长时间。吃完酸菜面皮,他就走到外面的岩台边,坐在一块玉化后十分光滑的石头上,望着沟里的溪水和黄昏的大山,心中老想着收魂的事。到了夜晚,四周像一层黑色的纱覆盖在山峰与草树上,有风经过时,夜色便像微波一样地蠕动着,天空中有数不清的星,闪闪烁烁,一弯新月如钩,挂在天上,宁静一圈一圈袭来。他很享受,脚边是成簇的野艾蒿,近处的草叶间闪耀着萤火虫蓝幽幽的光,正想回屋睡觉,寨子另一头突然传来了拖得很长的声音:“柳馨,你过桥过水吓着了嘛,快回来哦!”声音回荡在黑幕裹紧的谷地,又盘旋着慢慢上升,凭空增加了不少凄凉的氛围。

“魂都还没收,又在叫魂了。”木心自言自语一句后,跨进门槛,一转身就赶紧把门关了起来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,木心又走向火地去看牛,但这天放牛并不很惬意,他今天有任务,得拾一背干柴回家,出门时身上就多了一根牛皮绳,腰上挎了一把弯刀,肩上披了一件羊皮褂子。

到达火地,牛正在听话地吃草,它们分散在青草丛中,或卧或立,神态安详。木心点了数,便向上走去,翻过山梁后有一片缓坡,很大,与火地相连的森林又被新烧成了火地,隔着山梁,和旧火地一起,就像搭在马背上的两片

马鞍毡子。因为新烧,便用来种了荞子,荞花正艳丽开着,散发着粉红的诱惑,地边是成堆被烧过的黑色杂树,用它们做柴火既方便又干燥。他将绳子和皮褂子丢在地上,提上弯刀,拖过一株结杉子树正要挥刀砍下时,火地旁边的森林中,却有一个身影闪进了一棵枫树的后边。

木心一惊,本来已被“收魂”等事弄得草木皆兵了,现在一闪而逝的人会是谁呢?来不及细想,便大喊一声问:“哪个?”

“是我,木心哥……”女子的声音穿过浓密的绿叶传出来,很好听,她已在木心走上山梁时就看见了他。

“是你嗦,柳馨,一个人在林中做啥子?”

“采野菜。”说完,一张好看的脸已从树后伸了出来。

木心很高兴,放下弯刀,跳起来像跨栏一样地纵了下去。到了林中,看见柳馨正在采摘一种叫香头子(蒿本)的茎叶,背篋里已有很多。他问:“你妈不是在给你叫魂吗?怎么又跑这么远来了,你不怕?”

“不怕,大白天的,采些野菜回去好调调口味。”柳馨回答说。

有了木心做伴,她便拉他走向森林深处,找到成片的香头子,很快就采了一背。他帮她背上山梁,让她坐在羊皮褂子上,边说话边开始砍,半天工夫便砍好了一背。

然后,他们各自背着自己的干柴和野菜,到了水塘边,放下背子,准备喝一些凉水解渴。

水塘位于一群高大的树木中央,在一棵白桦树用根茎包缠着的一块巨大石包下,一股水线从石眼里流出,又在石下积水成塘,成了牛羊和上山的人的饮用水。他们在水边坐下,清凉立刻包围过来,身心都舒坦了不少。木心掐断一根长长的空心草,一头插入泉眼,一头让柳馨含着,一吸,水就流进嘴里,冰凉得如冰箱里取出的雪糕。等她喝足后,他也如法炮制,吸了一肚子清凉。

又坐回石头上后,他们斜对着,眼光看对方时有些不自在,就拿寨子中发生的一些离奇事来讨论,无意间说到了叫魂。

他问:“怎么又在叫魂了?”

柳馨说:“是娘要叫的,我老是梦魇,她说可能被什么吓着了。”

“不是去年才叫嘛!”木心像自问自答地说。

木心所说的去年叫魂的事发生在春天。那时，羊角花正开满山野，寨子周围的田边地角和荒山荒坡全是星星点点的花，万物都在生机萌动，按说那样的季节不应有什么怪事发生的。但柳馨却病歪歪，一幅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总是感到无力，又看不出有病，有时夜半还会突然惊醒，坐起来又倒下去。她家便认定撞了什么邪，去请教老释比，说是先叫个魂看看有什么在作怪。

叫魂的事由她的娘承担，她将一只鸡蛋选出来，立在神龛前一只装有青稞的木盒上，焚燃香，又毕恭毕敬地求菩萨。到了夜晚，她让柳馨站在门背后，自己走出大门，站到坝子里的一堆柴火旁边，便长声吆吆地喊起来：“柳馨，你被山精野怪吓着了吗，快回来哦……”每次都要将能想到的、可能会吓着女儿的动植物、鬼怪、山水等喊一遍，而每喊一声，柳馨都回答说：“回来了！”

那些夜晚，悠长的声音总回荡在夜空里，充满了关切，让木心听得既感动又有些胆战，每次心都会悬吊吊的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很惆怅很忧伤。叫完后，柳馨娘把鸡蛋重新供在神龛前的木盒里，并焚香敬奉，过程一直持续了七天。

第八天，许多人都到了柳馨家里，想看看怎么回事。木心也在其中，他对此事的关心莫名其妙，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好奇那么简单。柳馨的母亲把鸡蛋用一根红线拴着，放进火塘的紫木灰里，约半个时辰后又掏出来，小心剥开，见蛋白上清晰地出现了一只野猫的图案，活灵活现的，正飞身扑向什么。

“哦，原来是被野猫吓着了。”大家看后都说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天正在田边采猪草，一只麻黑色的野猫突然扑了出来，大叫一声就钻进了旁边的树林里。”柳馨证明说，边说边把鸡蛋吃了。

说也怪，柳馨很快就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，灵活素净，美丽得像山中的羊角花。只是自从丢过魂后，柳馨便总是时常把魂丢在路上的什么地方，这不，又在叫了。

四

放牛也不总是限于坐在草地上耍牛蚊子，七、八月间还要附带做很多其他事情。这天，木心就要去比火地更高更远的牛场挖羌活。他带了一块烧馍，一颗盐白菜，一把尖锄，经过火地清点了牛后，便向背面的一个山坡爬去。经过火地后人即走在密林中，斑驳的阳光落在路上，给人梦幻般的感觉。木心努力地走，不长时间已走到了牛场边沿的一座高坡上。

高坡一面舒缓，一面临崖，视线特别好，一眼望去，山神谷尽在眼中。那是怎样的风水地哟！木心遥望着坡下的寨子，房屋鳞次栉比，近百户人聚居在一块台地上，溪水由西向东流向谷口，如一条蓝色的线。房子因全部用石头和泥土建筑，与四周的山色浑然一体，老释比家的碉楼则高耸着，像刺向天空的剑。寨子靠在向阳的南坡上，四周是成片的坡田，庄稼已生长出来，青翠得充满了生机。

木心陶醉于望见的壮美，站好大一会儿，才向牛场走去，见草甸已开满鲜花，又留恋起来，徘徊着向草甸外的森林走去。经过一条横向的小径时，几头犏牛正在吃草，一头叫白嘴的牛抬起头来，看了他几眼，好似要发起进攻一样，吓得他赶紧示好，掏出家伙撒出一泡尿，算是为草撒了些盐，又“哞、哞、哞”地喊过几声，见犏牛们的态度已和善，便赶紧走进乱石遍布的林中。

羌活是一种珍贵的药材，长在乱石间的缝隙里，土很松软，油黑得如油浸泡过一样，一捏就能捏出一把油来，较容易采挖。木心专找长得壮实的，连扯带挖，心里一高兴，山歌也从口中传送了出去。唱的当然多是情歌，也不知唱给谁，他听到过许多有关山歌引来仙女的美妙故事。“仙女是什么样子呢！”想来想去，倒像柳馨。

于是，就吼了一首《丢个石头试浅深》：

山间流水绿茵茵

丢个石头试浅深

林中鲜花不敢采

唱个山歌试妹心

歌声粗犷而婉转，回荡在树林间，伴随尖锄挖掘的节奏，反倒让草甸山峰显得一片寂静，只半天工夫，木心就挖了一大捆。他见日已当午，肚子有些饥饿，便一手提上羌活走出林子，到了草甸中间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上。他坐下来，脱了鞋子，将里面的黑泥抖出，放在一边让阳光烘晒，又将羌活展开散发水分，以便到下午回家时，可以轻巧一些。随后，他又去溪涧取水。

刚从几十米外的溪水中提一皮口袋水回来，就突然从石板下传来一声询问：“谁在我的房背上乱整？”木心一惊，听声音好像是猎人草生在问，就说：“我，这个岩窝几时成了你的房子？！”

“是你娃！”猎人边说边从石板下的岩窝中走出，披着羊皮褂子，揉搓着眼睛，抱怨说：“睡个午觉都不清静，你来干啥子？”

“挖药。”木心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说。

“逗你一下，我还想有个伴呢！”猎人却说。

说话间人已到了石板上，和木心并排坐着，猎人说：“今天不想打猎了，轻松一下，这里真是个偷懒的地方。”木心一边听一边看他，觉得他的装束很有趣，他穿一件灰白色的麻布衣，扎着黑羊毛编织的腰带，右边的腰下吊着取火用的小铁斧和吊刀子，前面系着皮子做的鼓肚兜，里面鼓鼓的，装着不少子弹，脚杆上打了毡子绑腿，脚下穿着草鞋，羊皮褂子已垫在石板上，随时可供人躺下休息。

坐了一会儿，见太阳有些毒，他们就移到了石板下。

石板下叫岩棚子，是牛场上放牧的人、采药的人、打猎的人休息和过夜的地方，由一张巨大的石板搭在两块石包上形成，里面有二十多平方米大小的空间，两米高，石板上还有一些岩画，呈淡黑色，有狗、野猪、鸟、人等形象，好似在表达古时候打猎的情景。当然，画要仰卧时才能看见。

岩窝边沿，砌有一米高的石墙，有人做了一扇简易的门框，用竹子编成门板，关上后，走进进去就如走进了一间石屋。靠近里边，用木头搭有一个长长的平台，像北方人的炕，上面铺着厚厚的干草，门边是三块鼎立的石块，上面顶着一口铁锅，一块顶部有一平方米大小的石头做桌子，四周放着的几块较小的石头做凳子，一看，又像一个安居的家。

猎人说：“这里发生过很多怪事，你想，几千年前就有人来居住，还能不